

划,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从这七点计划中决得不出萧友梅办学仅仅停留在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是可以肯定的。怎样联系今天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来吸收萧友梅的办学思想——例如上述七点计划的有益成份这是我向本次研讨会提出的第二个可供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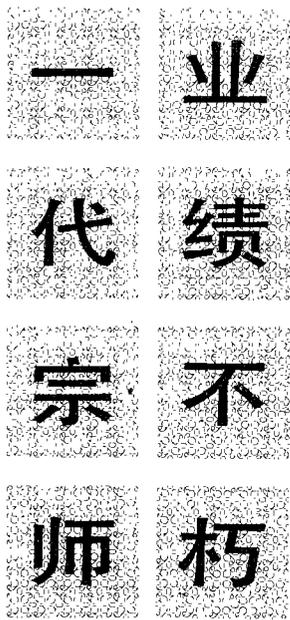
(三)我们说萧友梅尤其重视专业音乐教育,但这并不是说他对音乐教育的其他方面,如普通学校音乐教育、音乐师范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等等,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实际上,他的倡导音乐教育始终是面向着当时中国的全社会的。正如廖辅叔教授所说:萧友梅先生当年为唤醒人们对音乐的重视、谋求音乐的普及和提倡音乐教育,曾经进行过不知多少次多少回的“舌敝唇焦的讲论”,甚至为了说明什么叫“音乐会”,举办音乐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选择什么样的场所,聆听音乐会的演出又应该注意些什么,乃至怎样选择听无线电的好的音乐广播等等,他都不厌其烦地要写上一大篇深入浅出的文章,或发表专门的讲演和谈话,可见,他决不是仅仅把自己局限在音乐院校的小范围中,而忘记了更广大的平民百姓的那样贵族音乐家。为了强调地说明这一点,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提供萧友梅本人的一段论述,这就是他在《旧乐沿革》这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材的最后所阐明的,关于在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六点设想:

- (1)想音乐的兴盛非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不可,象(唐宋时代)教坊那种制度是不能令音乐作有系统学习的。
- (2)想音乐普及必须从中、小学入手,才易培养成一个好的音乐基础。
- (3)想得良好的音乐教员,必须在音乐院或音乐师范科时教以适当的音乐理论、优良的技术与丰富的常识。
- (4)想音乐深入于民众,必须常举行公开演奏会、大会唱、音乐比赛及多发音乐刊物。
- (5)想得到特殊的作曲或技术的人才,必须注意培养音乐天才,不要教他们耽误了光阴。

(6)想得到超等的音乐作品,须常用悬赏征求之法。”(见《萧友梅音乐文集》529页)

这六点设想关照到了专业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教育、音乐师范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萧友梅对整个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完整构想。当然,这六点设想今天看来是平淡无奇的,因为经过萧友梅提出这些设想以来数十年的发展,它们都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六点设想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在今天的音乐生活中,也还存在着许多想得到却做不到的种种困惑与艰难,这就为我们今天的研讨会提出了第三个可供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继续推进萧友梅当年设想的在中国全面地发展音乐教育的事业?怎样以全社会的共识与协力,来有效地解除今天发展音乐教育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文化的种种困惑与阻难?

(责任编辑 徐冬)



『萧友梅博士诞辰一一〇周年纪念会』述评

□文/本刊记者 徐冬

萧友梅(1884—1940)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杰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纵观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起步的历程,即萧友梅以音乐教育事业为立命之本的一生。可以说,他所创办的上海国立音乐院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第一块基石,在这块艰难创业的基石之上才有今天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为了纪念这位先驱者,1994年1月7日在他诞辰110周年之日,上海音乐学院暨“萧友梅音乐研究会”和中山市文化局、文联在萧友梅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联合举办了“萧友梅博士诞辰110周年纪念会”。这次活动包括纪念会、研讨会、“萧友梅博士生平及音乐业绩图片展览”及纪念音乐会等。

为了纪念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研究会”以“萧友梅与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为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对萧友梅的办学思想、教育方针、教学方式及音乐美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萧友梅研究会”理事陈聆群以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为主线,介绍了萧友梅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主要贡献,归纳了在萧友梅撰写的大量音乐论文和各种杂著中所蕴含的音乐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以此提出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并期望对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赵宋光认为萧友梅作为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是尽人皆知的,但他作为一位音乐理论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似乎还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他提出对萧友梅的评价与研究不应仅停留在表层,而应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更深的层次、更高的视点对他的贡献进行评价。他认

为,首先,全体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前提,而音乐能使人充满活力与创造力,是提高国民素质不可缺少的一项。同时音乐教育本身又是一种人类自身的生产力,是人才的生产力,它是人类自身生产力的特殊部分与领域,所以要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来看待音乐教育。其次,专业音乐教育是带动国民音乐教育建设的龙头,专业音乐教育人才在国民音乐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萧友梅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此领域的开山鼻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永远值得颂扬的。赵宋光在阐述继承萧友梅继承发展我们的传统、引进吸收外来的先进经验的正确音乐教育方针的同时,提议在提高音乐艺术生产力方面要建立联合战线,认为音乐教育不应该搞中乐、西乐对立,只要是能提高国民素质的音乐,提高人的创造力的音乐都要提倡,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音乐教育家要面向社会音乐教育,面向国民音乐教育、面向早期音乐教育。王宁一在研讨会上,就他的参会论文《萧友梅音乐文集阅读笔记——关于中国音乐学和中国音乐美学》一文,作了纲要性的介绍,五则学习笔记本的标题分别是:一、关于“理学”一词的猜想;二、关于音乐的定义;三、关于“音乐美学”的概念;四、乐学体系与美学蓝图;五、一位锲而不舍的实行家。他认为萧友梅1907年的开篇之作《音乐的定义和分门研究》《音乐概说》总论第五节中,“晚近理学日发达,各科学也趋于理学的研究”一语,很可能是萧友梅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经验自然科学向理论自然科学、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转变这一学术动态的某种朦胧的感应,这是

萧友梅“学术眼界高出于人”的本质之所在。文章还对比了本世纪20年代之前,音乐学子们为音乐所下的各种定义,认为萧友梅1920年的定义不但从完整的逻辑意义上达到了成熟,而且本身已包含了丰富的美学内涵。王宁一认为“音乐美学”一词,是萧友梅从德国学成归来后,由德文翻译过来的。并提出20世纪音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可否以萧先生的《什么是音乐……什么是乐学》、《乐学研究法》两文为标志?作者还分析了萧友梅的乐学体系,且已不是一堆互不关联的知识杂凑,而是有着内在逻辑、贯穿发展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乐学研究法》一文中已画出了一个音乐美学的蓝图,不但确定了音乐美学的方位,指出了它独有的性质和最终的目的,而且提出了一个“以作品为中心,以曲式为线索,始终不离开主客体的关系,把作品放在创作、演奏与欣赏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并最终造成音乐作品与其发表价值之间的最后联络”,这样一个颇为完整的设想。王宁一还从萧友梅诸多富理于事、富逻辑于历史的文章中,发掘出他的哲学与逻辑的内涵。从而证明萧友梅是有哲学和逻辑修养的理论家。王宁一认为,萧友梅虽然毕生并未专注于音乐美学的研究,亦没有写下这方面的专著,但这是先生按照学术发展规律主动选择的结果。最后他指出,萧友梅不但是二十世纪当代中国音乐学和中国音乐美学的先知、先觉、先行者,而且他以毕生的实践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主要的奠基人。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先生及作曲家丁善德(未到会,讲稿由他人代读)、音乐学家戴鹏海等追忆了萧友梅先在上海国立音乐院十几年的办学生涯。大家一

致认为萧友梅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整体发展,及中国音乐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功不可没、名垂史册的。

萧友梅先生意识到要振兴中国的音乐文化,就必须从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入手,而那时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尚未起步,萧先生在这种情况下白手起家,借鉴西方的办学经验,创立了中国自己的音乐学院,即我国第一个专业音乐教育学府——国立上海音乐学院。在经费困乏的情况下,他坚持勤俭办学,精打细算,用省下的经费聘请高水平的教员,始终坚持在教学质量、教学水平上要高标准、高水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尽其所能,到处搜罗人才,求贤纳士,聘请各专业最好的教授到校任教,使学校教学迅速走入正轨。使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请查哈罗夫任教的佳话,就不仅表现了萧友梅当时对提高中国专业钢琴水平的迫切愿望,而且也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其结果不仅短期受益,而且使其益处延续至今。他认为“要发展自己的音乐文化,首先应创作具有我们民族的内容和形式的作品”。因此在办学中,他既重视西洋音乐的传授,同时也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整理与教学,良好地把握了办学方针中的关键一环。

上海音乐学院倪瑞林在发言中提出,萧友梅作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第一人,是否得到了他应有的评价和历史地位?他是否仅仅是一位按照西方音乐教育的模式在中国办了一所音乐学院?这所学校是否只是崇洋的产物,而没有自己的特色与追求,他是否仅仅是走了一条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他认为,我们应该对萧友梅进行更为深

入的研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消除“左”的思想的影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在纪念音乐会上,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学子们与中山市实验歌队、中山市实验小学合唱队分别演出了萧友梅的合唱《卿云歌》、《五四爱国歌》、钢琴独奏《哀悼进行曲》、艺术歌曲《南飞之雁语》、《问》、《落叶》等部分音乐代表作品。为了展示萧先生栽树育人、造福后代的专业音乐教育成果,上海音乐学院特地挑选了不同年龄层次各专业优秀人才参加本次演出,以表达对开山院长的怀念之情。纪念会上还举行了《萧友梅纪念文集》(戴鹏海、黄旭东编)、《萧友梅传》(廖辅书著)的出版首发式。纪念文集中搜集了历年散见在大陆、香港、台湾各报刊杂志上的有关消息报道和文章,并邀请有关专家和学者以及萧友梅的亲属、同事、学生撰稿。《萧友梅传》则是廖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撰著的,两本书中蕴含着同辈及后辈学子们对萧先生的怀念及对他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发展所创业绩的缅怀。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有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江明惇,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徐士家,广东音协领导赵宋光,中山市党政领导郑金钻、林润洪,萧先生当年的学生、著名音乐理论家钱仁康教授及上海音乐学院的谭冰若、陈聆群、戴鹏海,来自北京的黄旭东、王宁一及各方面有关人士数十人。萧友梅的长子、意大利米兰拉·勃列拉美术学院的萧勤教授专程从意大利赶来参加了纪念会,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莫尼卡也与他一起前来中山,并在纪念音乐会上用中文演唱了萧先生的《落叶》。参加纪念会的还有萧淑娴

的女儿萧曼女士。

从1980年12月第一次纪念萧友梅逝世40周年算起,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对萧友梅的研究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萧友梅音乐研究会”的成立,这一研究会的成立使我们能有较好的条件对萧友梅其人、其业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和总结,并能做好各方面资料的搜集工作,这对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及建设新的音乐文化事业大有裨益。

“萧友梅音乐研究会”计划在这次纪念会之后,还将在年内在上海举行一次“纪念萧友梅诞辰110周年”的活动,届时将有理论研讨会及曲目更为丰富的纪念音乐会,并拟将其作品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另外,他们正在着手进行《萧友梅全集》的编辑工作,准备共出四卷,一是萧友梅全部音乐作品;二是他编创的所有音乐教材;三是《萧友梅音乐文集》(此卷已出版,现在在进行更新增补修订);四是所有的图片资料。这一全集的出版不仅使后辈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极为详尽的参考资料。

有昨日的基石,才有今天的大厦。萧友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虽然未见到今日中国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他倾注毕生精力所追求的事业已在后辈人的身上实现了,而今日事业的成功又如何能与昨日艰苦创业的前辈分得开呢?